



本辑编辑：章朝东 依林

- \* 迷茫而果决的追寻 马萧萧
- \* 秦可卿初探 李兆阳
- \* 试论刘荒田的诗和文 李 冉
- \* 入不惑而读之 枫 雨
- \* 在对外教学中如何展示中华文化 黄 俊
- \* 折节桑田亦壮哉 邓 治

# 迷茫而果决的追寻

——论陈河力作《去斯可比的路》

马萧萧

## 引 言

陈河是加拿大实力派华文作家，本名陈小卫，1958年11月生于浙江温州，年少时当兵在部队打过专业篮球，后来在汽车运输企业当过经理，曾担任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八十年代后期曾发表《奇迹》，《菲亚特》，《车站》，《布偶》等中短篇小说。1994年出国，在阿尔巴尼亚居住5年，经营药品生意。时值阿尔巴尼亚局势频繁动乱，有过一些历险。1999年移民加拿大，现定居多伦多。出国停笔十多年后，2006年重拾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致命的远行》，中短篇小说《女孩和三文鱼》，《西尼罗症》，《夜巡》，《无花果树下的欲望》，《黑白电影里的城市》，纪实文学《被绑架者说》等。本文所要讨论的《去斯可比的路》\*1，是陈河于2009年12月发表在美洲华人文艺杂志社主办的《红杉林》上的作品。这则中篇小说将段小海等中国淘金者置身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混乱的阿尔巴尼亚，讲述了他们离开故国去远方追寻自己的梦想的神奇故事。小说篇幅不长，但就是在这不长的篇幅里，我们看到了陈河对海外华人那种“迷茫而果决的追寻”的思考，同时，我们也欣喜地发现，在艺术创作上，陈河也在不断地超越自己。

### 一、“被绑架者的文学话题”

所谓“被绑架者的文学话题”，这里主要有两层意思：第一，故事的讲述者，或者说作者更为贴切些，曾经是一个“被绑架者”，因而可以说，小说是一个曾经的“被绑架者”讲述的故事；第二，小说的主要人物段小海被绑架了，在小说的一开篇，他已经被作者宣布为一个现时的“被绑架者”，因而也可以说，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现时的“被绑架者”往昔的故事。

《去斯可比的路》的叙述起点是“我”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八点，接到远在黑山共和国城市铁托瓦做

贸易的杨继明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我”被告知段小海“被绑架”了：

这天，他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在EURO NEWS（欧洲新闻）上看到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绑架了两个中国工程师，电视上把这两个被绑架者的照片也播出来了。尽管照片面部打上了马赛克很模糊，他还是觉得其中一个很像武昌人段小海……我把电视打开了，在凤凰卫视美洲台上看到了这则新闻。虽然有十多年没有见过面，可从电视上那张略显模糊的照片上，我认出这的确是段小海。没错，就是他！\*2

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艺术创作中，“绑架”与“被绑架”都是一个十分能够引起他者兴趣

的事件，或者说是一个有噱头的话题。以此为话题演绎一则惊心动魄的文学故事的作品古今中外都有不少。但是，在《去斯可比的路》这篇小说中，我们却没有看到作者借此来大肆渲染，从而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甚至关于段小海“被绑架”事件的描述也只是轻描淡写，点到为止。很显然，作者在这篇小说中要讲述的并不是“绑架”与“被绑架”以及“被绑架之后”的故事，而是要思考以“被绑架者”段小海为代表的一群海外淘金者“去斯可比的路”。这一点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重点阐述。

在小说交待了段小海的“被绑架”后，作者的笔锋在此突然有了一个回转，他不再去关注“被绑架”事件的事态发展，而是将所有的笔墨投向了段小海被绑架之前段小海等人在阿尔巴尼亚颠沛流离的生命体验：

一大早得知这样事情，我心里十分地沮丧。我伤感地想起了十多年前在阿尔巴尼亚的岁月，想起段小海和那帮一起患难过的老朋友们<sup>3</sup>。

小说虽然没有关注段小海“被绑架”事件本身，但是，“被绑架事件”对小说的总体美学风格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使这个由“被绑架事件”引起的文学话题呈现出传奇性与惊险性的美学特质。

比如小说第二节谈到的宝光家那条叫“博比”的十分聪明的狗：

这狗见我来了会显出不高兴的样子，但不声响。它看见所有的中国人进门都不会叫和咬。但是只要看到阿尔巴尼亚陌生人进来马上会极其凶狠地吠叫，并扑他们。我很奇怪这条阿尔巴尼亚的狗被宝光养了不到一年，竟然会这样一副“卖国”的相。更让人奇怪的是“博比”在李玫玫进来时那种兴奋的劲头<sup>4</sup>。

这条聪明的狗不光让“我”感到奇怪，就是在我们这些读者眼中也不得不感到惊奇。除了这条聪明的狗外，惊奇的事还有不少：

阿尔巴尼亚靠地中海，海产还比较丰富，但很奇怪地拉那很多人一生没吃过海鱼……鱼头对于本地人来说，是废料，没人要的。但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鱼头汤是最好的东西<sup>5</sup>。

此外，小说中关于“抓青蛙”（见小说第二节）和“抓山龟”（见小说第三节）等的描写，也都让读者读来为之耳目一新，颇具传奇色彩。

小说在情节的设置上也是跌宕起伏，使读者在紧张的阅读过程中充分地见识到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

比如，当所有的集资公司一夜之间全部垮了之后，疯狂的阿尔巴尼亚民众洗劫了湖北人的建筑工地，小说在这个情节上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武昌公司工地附近著名混乱的地区康米那德的

部分居民在从军火库拿到武器之后包围了工地。上百支卡什尼拉科夫冲锋枪四处扫射，把那些习惯于光屁股睡觉的民工吓得把头钻进被窝里……抢劫者把所有的现金和略好些的衣物全拿走了。只有个别勇敢些的民工在阿国人还没进入工棚时，把一些积蓄起来的现金用塑料袋包好丢在工棚内的马桶里。整个抢劫过程持续了四个小时<sup>6</sup>。

这些场面的描写，使我们很容易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反映黑社会的影片中的相关场景对接起来：惊险是我们共同的阅读感受。但是小说在这里并没有马上回落，而是一波接着一波，紧接着又安排了一个更为惊险的场景：“我”和段小海去为住在大使馆的避难者寻找粮食和蔬菜：

我心里叫苦，以前看那些战斗故事片，牺牲的往往是那些找粮食或者找饮水的倒霉蛋。这个时候外面还在抢劫商铺，到处是枪声……我们先是去了城东的批发市场。那里的景象触目惊心，所有的店铺被洗劫一空，有几间还被烧毁，冒着烟。路边有几具尸体<sup>7</sup>。

如此惊险的场面恐怕也只能在这样的小说中见到了。当然，小说也不单单着重于描写紧张惊险的场面，我们在文本中也能见到温馨而传奇的情节。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在小说快结束的时候，段小海有了一次去马其顿首都斯可比的简短行程，在这次旅途中，段小海经历了他人一生中恐怕是最温馨的传奇：邂逅马其顿乡下女教师阿丽霞（见小说第九节）。这段艳遇让我们多少为段小海坎坷的海外经历感到丝丝欣慰，“他毕竟有过一次去斯可比的路上的神奇经历”。

## 二、“去斯可比的路”

在本节，我们要讨论的是《去斯可比的路》这篇小说的主旨的问题。笔者在上文已经谈到，陈河在这篇小说中要讲述的并不是“绑架”与“被绑架”以及“被绑架之后”的故事，而是要思考以“被绑架者”段小海为代表的一群海外淘金者“去斯可比的路”。那么“去斯可比的路”指代的是什么？作者以此为标题想要提示的是什么？有一位海外华文文学编辑兼作家谈到，《去斯可比的路》“让一代迷茫而果决的追寻有了新的诠释<sup>8</sup>”。如果说这个断语切近了文本的主旨的话，那么，“迷茫而果决的追寻”是指什么？“新的诠释”又体现在哪些地方？以上种种的疑问，都需要我们回到文本，洞幽烛微，细细研读。

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小说讲述的是一群什么人的故事？笔者对小说中描写到的人物（不含一笔带过的人物）按照“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标准进行了一个划分，其结果如下所示：

中国人：“我”、宝光、春秋（宝光老婆）、李玫玫、杨继明、段小海、小金、段志林、赖经理、大



使、领事、民工。

外国人：拉亨（李玫玫的商店雇员）、阿丽霞（马其顿乡村教师）、多利（宝光家的翻译）、吉米（宝光房东的弟弟）等。

故事的主要人物是三个中国人：段小海、李玫玫和宝光，而“我”在故事中更多的是起一种串联故事情节的的作用。比较有意思的是，小说中用了一定的笔墨刻画的两个外国人：拉亨和阿丽霞都分别与李玫玫和段小海有密切的关系。很显然，小说所要讲述的是段小海、李玫玫等海外淘金者的故事，而小说对拉亨和阿丽霞的描写也是为了尽可能地丰富和完善段小海等人的故事。

其次，小说的标题“去斯可比的路”指代的是什么呢？后面隐含着怎样的深层含义？

去“斯可比”是马其顿的首都。由于担心阿尔巴尼亚的选举会给地拉那带来严重的动乱，段小海等人在选举前的三天分头离开了地拉那，而段小海离开地拉那所去的地方就是小说标题中的地名：马其顿首都斯可比。在去斯可比的路路上，段小海遇到了马其顿乡村小学教师阿丽霞，两人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而在从斯可比返回地拉那的路上，两人再次相遇，并发生了一段美好的故事：

他站在站台上等着。后来看到阿丽霞来了。阿丽霞看见了他，眼睛发出了快乐的光辉。她说你不是要在这里住十天吧？他回答说：昨晚这一夜我过得比平时的十天都要长。她听懂了。

在回程的巴士上，段小海和她的手始终握在一起。他们还是不停地说着话，但都不知在说些什么……巴士在一个中途站停了下来，这里离阿丽霞家的车站只有一站路程了。阿丽霞对段小海说：在这里下车吧。段小海只觉得心如刀割，以为阿丽霞要提前下车了。“不！我们一起下。”阿丽霞说。段小海终于明白：聪明的阿丽霞有了一个安排。在告别之前，他们要在这里住上一夜<sup>9</sup>。

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艳遇”，小说在描写这一段故事时，也运用了极为华美和深情的语言：

这个小旅馆坐落在斯特鲁加湖边。后窗就是蔚蓝的湖面，远处是雪山，窗下开着血红色的曼陀罗花。一切都像是梦境里一样。现在，美丽的阿丽霞在做新娘之前，把自己的身体给了他。

说到这里，我看到段小海的眼里泛着泪光。好像有了这样一次经历，他对这么多年倒霉的事情也就无怨无悔了<sup>10</sup>。

很显然，与阿丽霞的邂逅与结合给段小海留下了难忘而又美好的记忆。那么，与阿丽霞的邂逅与结合就仅仅是段小海海外漂泊生涯中的一次美好的“艳遇”吗？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陈河说，“我想起了海明威笔下的那个老渔夫，在他一连几个星期打不到一条鱼之后，终于逮到了一条大马林鱼，尽管他最

后带回的只是一副被鲨鱼啃光了肉的鱼骨架。段小海的艳遇里，也有这样的一种意味深长在里面<sup>11</sup>”。如果把去斯可比的这段“艳遇”当做是一个小故事的话，那么它在小说所讲述的全部故事中，也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且从篇幅上讲，它也只占整个小说的九分之一。但是，这一个小小的插曲在整个小说中却占有很重要的分量，因为整个故事是在这个小插曲之后结束的。

作者用“去斯可比的路”来做整个小说的标题涵盖所有的故事，显然是有深意的。笔者以为，在小说中，“斯可比”除了是一个具体的地名之外，它具有更为深层的隐喻性，它象征着一个美好的理想。而标题“去斯可比的路”除了指代段小海与阿丽霞的那段美好艳遇外，更为主要的是，它指代了所有的海外华人在异国他乡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而努力奋斗的过程，这其实也是“迷茫与果决的追寻”所指代的具体内容。

在小说的结尾，有这样一段带议论和抒情性的话语，它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小说的主旨有很重要的提示性作用：

当初我们这些人因为好奇离开故国去远方闯荡，想走一条自己喜欢走的路。如今好多人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可他还在路途上走，他还没有走到，这叫我们这些已经停止行走的人心里深深感到刺痛不安。不过段小海还是幸运的，他毕竟有过一次去斯可比路上的神奇经历。这样的幸运上帝是不会随便给世上庸碌的男人的，只有那些心怀真诚在路上苦苦追寻的人才有可能得到<sup>12</sup>。

在我们的想象中，能够出国到海外去淘金，那是一件多么幸运和美好的事情，但是，陈河在这篇小说中却告诉我们：“那些因为好奇离开故国去远方闯荡”的人，在异国他乡历尽艰辛，有些人“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可也有不少人“还在路途上走”，还在“苦苦追寻”他们心中的那个美好的“斯可比”。小说中刻画的段小海、李玫玫、宝光、民工等等都是属于“还在路上走”“还没有走到”的一群人。他们有的人靠骗取朋友的一点钱去做贩卖大麻的买卖（李玫玫），有的“狗熊掰棒子，做过很多事情，做一个丢一个，所以到现在也没有挣到过多少钱”（宝光），而有的靠出卖苦力挣钱却在一夜之间被洗劫一空，差点连命也被搭上（民工）。这其中要数段小海的经历最为典型。

段小海在出国之前在国内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和收入，“生活相当的好”，“九十年代初武汉像他这样成功的人士还不多”。但就是这样一个“大家都羡慕得要死”的成功人士，却鬼使神差地走上了出国的道路，而这一切用段小海自己的话说，完全是因为好奇。这次选择完全改变了段小海人生的轨迹。他首先去了科威特，虽然头两年过得还很快活，但是萨

达姆的军队占领科威特之后，段小海不得不狼狈地逃离科威特，后来他又在利比亚呆了四年，但是，“我们在这个国家的运气更加烂。我们在那里盖的总统行宫让美国人的飞机导弹一下子全摧毁了。后来我们又重新在地下修一个庞大的防空系统，可是后来拿到的钱无法兑换，和废纸差不多。现在想起来，在利比亚的日子是个真正的噩梦，比在科威特还糟糕”<sup>\*13</sup>。紧接着他又到了阿尔巴尼亚，这是小说讲述的段小海主要的海外经历，但这一次并没有比前几次好，他依然是厄运连连。最后他去了巴基斯坦修水电站，最后却被塔利班绑架了。纵观段小海的一生，如果说，他当初不是因为好奇而出国的话，或许也与原来的同事一样，成为金融界的高管，但是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一生。

新移民给我们的印象总是富有、风光无限，但是陈河在《去斯可比的路》这篇小说中却给我们呈现了另一幅新移民的景象，他们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有钱，他们在海外也并不总是很幸运地能够淘到很多的“金”，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海外也要经历比国内还要可怕的惊险场面，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一辈子在海外打拼也没有最终实现他们的“淘金梦”。这些种种都使我们对“一代迷茫而果决的追寻”“有了新的诠释”。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在这里代指一个成功的结果，但是“是不是只有通向罗马的道路才有意义呢？是不是只有取得所谓的成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呢”<sup>\*14</sup>？在作者心目中，令人难以忘怀的朋友段小海和李玫玫给了他不一样的答案——以传统价值观审视，这样的人绝对不是成功人士，可是他们永远坚韧乐观，充满好奇心和追求的勇气，于是，“他们的失意和堕落透露出一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人生悲剧美感”<sup>\*15</sup>，“是有真正追求的人”<sup>\*16</sup>。

### 三、“阿尔巴尼亚经历”与陈河的创作

陈河1994年出国经商，在阿尔巴尼亚呆了五年，经历了多次的战乱，有过数次奇险的遭遇，当然最著名的要数1998年的那次被绑架，有关陈河在阿尔巴尼亚的具体经历，可参看他的纪实文学《被绑架者说》<sup>\*17</sup>。这些难能可贵的生命体验也成为了陈河一生中宝贵的生活资源和文学资源，他自己曾说道：“我觉得九十年代我在阿尔巴尼亚度过的五年是我一生最有价值的时候”<sup>\*18</sup>。我们知道，大凡文学史上比较成功的作品都是以自己刻骨铭心的经历所完成的一种精神转化，即从生活资源转化为精神资源。陈河在一次获奖词中曾谈到，“一九九八年十月某天，我被一伙武装人员绑架，关押在地拉那一个地下防空洞里。到了第五天，在我的心情几近绝望时，隐隐听到防空洞的顶部通气孔里传来细微的小鸟的叫声，还有一丝青草气味也随气流传进来。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如果

我能够活着出来，一定要把这种感觉写出来，在国内最好的杂志上发表。”<sup>\*19</sup>“这种感觉”具体指代什么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这种感觉”应该是“在我的心情几近绝望时”对生命的一种独特领悟。陈河做到了，他不光把“这种感觉”很好地写出来了，而且更为主要的是佳作连连。

“阿尔巴尼亚经历”是陈河创作不绝的精神资源，他到目前为止，已经以“阿尔巴尼亚”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的优秀作品，比如纪实文学《被绑架者说》，长篇小说《致命的远行》，中短篇小说《无花果树下的欲望》，《黑白电影里的城市》，《去斯可比的路》等等，这些作品无疑是陈河“阿尔巴尼亚经历”的精神转化。即使是那些不以“阿尔巴尼亚”为背景创作的一些小说，笔者以为，同样带有浓重的“阿尔巴尼亚”神韵，那种对于生命、生活和人生的独特思考以及思维方式，都能让我们明显地感觉到“阿尔巴尼亚”的影子。比如中篇小说《西尼罗症》，这是一个关于疫病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加拿大多伦多。表面上看，这篇小说没有丝毫的“阿尔巴尼亚”的影子，但是，当我们深入到小说的最深处的时候，当我们用艺术的手法去解读他对于生命、生活和人生体验的时候，我们总是惊奇地发现它与陈河在阿尔巴尼亚获得的那种“感觉”是如此相似，试想谁能够说《西尼罗症》所呈现出来的扑朔迷离的叙事氛围、动荡不安的心理体验与“阿尔巴尼亚经历”毫无关联呢。

五年的“阿尔巴尼亚经历”，陈河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是他却因此而收获了他人远远无法比拟的财富。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那五年传奇的“阿尔巴尼亚经历”，陈河的创作将完全呈现另一幅面貌，这绝不是一种空口之论，只要我们稍微地把他的这些作品与出国前创作的作品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能够得出这种结论。可以说，“阿尔巴尼亚”已经成为了陈河的一个生命符号和文学符号，这正如他自己在《去斯可比的路》中说的，“过去的这么多年我把对于阿尔巴尼亚的记忆深深埋在心底，尽量不去触动它。这种记忆已成为一种间歇发作的病，我尽量在回避它，可它总是要来的。”

注释：

\*1, \*2, \*3, \*4, \*5, \*6, \*7, \*8, \*9, \*10, \*12, \*13, \*20. 陈河：《去斯可比的路》，《红杉林》，2009年冬季号，页15—33；页15；页15；页17；页17；页27；页27；页33；页33；页33；页24；页16。

⑧吕红：《寻找归途之旅》，《红杉林》，2009年冬季号，页4。

\*11, \*14, \*15, \*16, \*18, 陈河：《去斯可比之路》创作谈：《一条充满象征意义的路》，《文综》，2010年6月，页68；页68；页68；页68；页67。

\*17, 陈河：《被绑架者说》，《当代》，2006年第2期。

\*19, 陈河：《首届咖啡馆短篇小说奖获奖词》，《作家》，2009年第13期。